

现代文学论丛

真实后面还有真实，是我近来读书时，不止一次的慨叹。这后一种真实，对前一种真实，绝不是什么消解，多是更高层面上的认定，让千瘡的历史真实，放射出人性的光辉。

真实背后的真实

韩石山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现代文学论丛

真实背后的真实

韩石山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实背后的真实 / 韩石山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7

(现代文学论丛)

ISBN 978-7-5378-4447-5

I. ①真… II. ①韩…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1708号

书 名: 真实背后的真实

著 者: 韩石山

责任编辑: 孙 茜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98(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447-5

定 价: 32.00元

自序

书名叫《真实背后的真实》，不是为了诱惑谁，实在是自家一个小小的得意。

学的是历史，很长一个时期，写的是小说。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发觉自己并没有多少写小说的才能之后，便转而从事现代文学人物的研究，及此类人物传记的写作。很快便发现，写作需要足够的才能，学术研究也不是说不够就够用。勉力写成《李健吾传》《徐志摩传》之后，那点稀薄的才能，更其稀薄了。好在生性爱买书，爱看书，时不时地，有点小小的发现，多少还能滋润这快要枯竭的灵性。

最早发现这种真实后面的真实的，是上世纪90年代读周作人的《饭后随笔》。无意中发现，那个轰然而起的“闲话事件”所以戛然而止，全是因为年轻漂亮的凌叔华给她的座师周作人先生写了一封哀婉凄恻的求情信所致。这一抹人性的光辉，一下子就照亮了整个事件的暗昧。渐渐地，便养成一个癖好，就是探讨一些事件背后的真实。有时让人沮丧，更多的则是欣慰，乃至得意。

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为学之道，有吗？真不敢作如是之想。说一点都没有，也太矫情。那就还有一点点吧。这绝不丰厚的一点点，全都坦露在这本书里了。前些日子，河北邯郸一位曹姓朋友又问起这个

老问题，便谄了首俚句送他，不妨在这里公开了。道是：

偏执一隅琢磨，
何如广事搜罗。
以勤补拙不算，
还要出手阔绰。

下有小注：出手阔绰者，舍得买书之谓也。

真的，几十年经见，好些颇有才华的人，一个舍不得买书，全毁了。

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为我这么个早已退出文坛的人，出这么一本小书。

2014年10月18日于潺湲室

目 录

第一辑 小小考证

- 003 · 真实背后的真实
- 007 · 那是一棵什么树
- 011 · 胡适使美的背后
- 016 · 还鲁迅一个公道
- 020 · 胡适真的敬重鲁迅吗
- 023 · 北大的两根半骨头
- 026 · 夏鼐的学术之路
- 029 · 我看“钱林冲突”
- 032 · 黄万里衣着之研究
- 037 · 林徽因的一通遗札

第二辑 文坛人物

- 043 · 庶出：林徽因的心病
- 064 · 近处看胡适
- 113 · 傅斯年：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 149· 阎宗临先生早年的文学创作
155· 书评家常风先生
166· 李国涛的读书与作文
171· 铁凝：款步轻移转身时
181· 李敬泽的口才与文才
191· 她说我跟学生是一样年轻
195· 送谢泳先生之厦门
202· 遇贤者自无妄言
206· 蔡润田的品格
210· 想起了刘巩先生

第三辑 疑似论文

- 215· 民国时期文人的交往与品质
218· 民国知识女性的婚姻认同
——以林徽因、陆小曼、王映霞为例
230· 徐志摩传记的社会学空间
248· 越来越近的《徐志摩全集》
257· 中国（大陆）人物传记衰象之分析
——以林徽因的传记为例
270· 林徽因最为特别的地方
——答美国崑崙大学文慧科副教授问
277· 装什么 怎么装
——答《青年作家》记者桑眉小姐问
287· 跟《名作欣赏》的年轻人谈做学问
303· 一个“信惯”过我的地方
308· 山西文化的历史影响

第一輯 小小考证

真实背后的真实

真实后面还有真实，是我近来读书时，不止一次的慨叹。且举一例。

抗战中期，傅斯年分别致信朱家骅、翁文灏二人，希望他俩能与陈布雷相商，由陈出面，建言蒋介石特批一笔专款，接济因病致贫困居李庄的梁思成、梁思永两家人。几个月后，蒋介石果真批下一笔两万元的巨款，由翁文灏转交傅斯年。近来央视播出的多集电视片《梁思成林徽因》中，有傅的领款收据（实物）。这一义举，在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的传记中均有记载，一些相关的图书（比如《发现李庄》）也不忘提及。

这是历史的真实，谁也无法撼动其坚硬的根基。

再坚硬的根基，也挡不住有心人细细察看。

往细里看，二梁的情形并不相同。思永是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本人有病，傅斯年身为史语所所长，为之请款，乃职责所系，义不容辞。与思永相比，思成的情形大为不同。思成系营造学社代社长，营造学社并非史语所的下属单位。思成家庭因病致贫，非是思成本人患病，而是其夫人林徽因身染沉疴。思成本人与史语

所的关系，仅是前一年被聘为史语所的兼任研究员，每月有一百元的薪饷补助。

这样一来，说是为梁思成请款，莫如说成是为林徽因请款。往深里说，傅斯年情感上侧重林徽因，甚于梁思成。这是一个近乎刁钻的命题，端看能否给出周全的论证。

给朱家骅、翁文灏两人的信，是1942年4月18日写的，蒋介石特批的两万元款项，是9月28日派人送到翁文灏办公室的。也就是说，蒋那边，五个月未见动静。且来看看，这五个月里，傅斯年还做了些什么努力。

翁文灏那边后来是见了效，并不是说朱家骅这边没有尽自己的努力。可能是朱觉得，这样的事惊动最高当局，未见得会有效果，还不如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解决。他的办法是，说动中英庚款基金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给林徽因设个学术著作项目，给以“科学研究补助”。为此，傅斯年与林徽因相商，让林报上她旧有的《中国之建筑》未完成稿。傅还拉上李济，给林写了推荐书，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拟请给以最高之待遇，即立武先生近示一般办法中三百八十元之数”，且建议“似可由四月份或五月份起支給”。这是傅的一个举措。时间是5月13日。可说全是为了林徽因，连借梁思成之名都免了。

再一个是，等了许久，陈布雷那边没有动静，傅斯年决定亲自向蒋介石进言。他让李济拟稿，李济不知傅的心思，只有实实在在地拟稿。拟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梁思永对于中国上古史之贡献”，第二部分题为“梁思成、林徽因对于建筑学之贡献”。从分量上说，前者重些，后者轻些。这个拟稿到了傅斯年手里，大加删改，将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因对于建筑学之贡献放在前面，梁思永对于中国上古史之贡献放在后面，且加大了对林徽

因的颂扬，有这样的话：“思成之夫人林徽因女士，当代之才女也。亦留美学建筑，与思成同志，于营造学社之工作贡献甚多。”特别强调“徽因女士工作虽亦如其他营造学社社员，但并无独立之收入……卧病之人尤不能缺少医药营养，故思成所需之救济，与思永等同”。时为6月16日。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一家要返回北平，在清华大学设立建筑系，在重庆等待航班期间，住在上清寺聚兴村中研院招待所（后来搬到沙坪坝何廉的房子）。此处也是傅斯年在重庆的办公处。傅曾去看望过梁林夫妇。1945年11月30日，傅斯年给其妻俞大彩的信里说：“梁思成夫妇这次来，竟是颇疏远的样子！”

那只是梁思成夫妇在一起时给傅斯年留下的印象，或是傅斯年自己的感觉。这一段时间，傅斯年很是忙碌，刚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又奉最高当局之命去昆明处理学潮，还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7日给俞大彩信里，又一次提到了梁思成夫妇：“现在托徐轼游兄带去此信，另带啤酒一小罐（林徽音送我，梁二反对之）。”梁思成排行为二。信中梁二，该是傅俞夫妻间平日对梁思成的指称语，不会是此番专为蔑视而另铸新词。

重庆居住期间，林徽因曾去医院检查身体，病情恶化，活不长久，朋友圈内已广为人知。3月5日傅斯年给俞大彩的信里说：“林徽音的病，实在没法了。他近月在此，似乎觉得我对他事不太热心，实因他一家事又卷入营造学社，太复杂，无从为力。他走以前，似乎透露这意思，言下甚为怆然，我只有力辩其无而已。他觉得是他们一家得罪了我。他的处境甚凄惨，明知一切无望了，加上他的办法，我看，不过一二年而已。”从信中可知，这期间傅曾去看望过林，且有较深入的交谈。写至此处，傅斯年特加一注：

“你可写信给他。昆明北门街七十一号金岳霖转。”指称女性仍用“他”字，该是傅氏的一个习惯。据此信可以看出，俞大彩与林徽因的感情亦不薄。傅斯年知道，光复之后，分手在即，他已不可能给林徽因切实的帮助，仍希望妻子写信劝慰病困中的老朋友。

不知道说了这么多，于这个近乎刁钻的命题，算不算给出一个也还周全的论证？

以上所言，皆确凿有据。这后一种真实，对前一种真实，绝不是什么消解，而是更高层面上的认定，让干瘪的历史真实，放射出人性的光辉。

2013年7月8日

那是一棵什么树

那是一棵著名的树，矗立在英国剑河上一座单拱桥的桥头，横亘在徐志摩两篇文章的文字里，有十几年的时间，也纠结在我硕大而愚钝的头脑里。

它肯定有它的名字。糊涂的是我，多少年了，一直未能厘清。

徐志摩的文章，写的是剑河某桥头的实情。一篇写于 1922 年，名为《雨后虹》，文中说：“我一口气跑到河边，四围打量了一下，觉得还是桥上的位置最好，我就去靠在桥栏上老等，我头顶正是那株靠河最大的橘树。对面是棵柳树，从柳丝里望见克莱亚学院的一角。”同文中还有这样的字句：“我仰庇□〈橘〉老翁的高荫，身上并不太湿。”另一篇写于 1926 年，名为《我所知道的康桥》，文中说：“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橘树荫下眺望，右侧面，隔着一大方浅草坪，是我们的校友居……更左是克莱亚”；“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橘荫护住”。

从站立处看到的景物（克莱亚学院），可知站的是同一桥上，桥头是同一棵树。两篇均选自我编的《徐志摩全集》的散文卷。同一棵树用了两个名字，当时就知道这样做的荒诞。想改又觉得

不妥。

编这套全集，我还是下了点功夫的。徐志摩的作品，凡能找到原刊载处的，均复印下来，与流行版本一一校勘。《雨后虹》原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我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找见复印了。《我所知道的康桥》原刊《晨报副刊》，我的书房里就有这套副刊的影印本，不太清，曾拿着放大镜反复验证。两处的树名，都近似橘的样子。更早，在写《徐志摩传》时，我就留意到这个字了。

流行的版本又是怎样的呢？以《雨后虹》为例，1995年8月上海书店出版的九卷本《徐志摩全集》中，用的是个橘字；这个九卷本，实为1989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志摩文集》及其《补编》的大陆版。1991年7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徐志摩全集》中，用的则是榆字。

我编的《徐志摩全集》，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了。书是出了，我心里知道，不管是橘字、榆字，还是□字，都是错的。我疑心该是榉字。理由是，徐志摩知道这个树叫榉树，但下笔时想不起这个榉字该怎么写，便自造了个“木字旁菊字不带草头”的榉字。在《晨报副刊》，他是编辑，他只要写下，排版工人就会给他造一个字排上。这样的推断，心里想想还行，说出口就离谱了。

那是棵什么树，我决心弄它个清楚。

大约就在编全集的前后，我的四弟去剑桥大学作短期进修，我给他发电子邮件，请他留意一下剑河上某个拱桥桥头的一棵大树（我将徐志摩写那棵树的文字全抄了），问问当地人，看是什么树。直到学习结束，回到他在法国任教的学院，才给我来了个电邮说：“关于橘树还是榉树的问题，我已托一个英国籍的老师去

打听。根据我们一般的印象，橘树在法国也只是南部才有，剑桥那地方的气候条件似乎不应该有什么橘树，特别是长在河边，还要长得很大，那可能性就更小了。至于说桦树，法国北部到处可见，剑桥那边有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推测再准确，也不可凭信。

又过了两年，我去德国美因兹大学开学术会议，休息时，在校园里散步，忽然看到路旁有棵枝叶披覆的大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徐志摩笔下的“橘老翁”吗？很想揪下两个叶子，回去对照《植物志》的配图查看是不是桦树。总觉得揪树叶有违公德，没有动手。

机会又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洪涛先生，去剑桥大学访学一年且有意研究徐志摩在彼邦的行踪。我给了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叮嘱他留意一下那棵树。过了一年多，他此行的学术成果出来了，2007年台湾秀威书局出版了《徐志摩与剑桥大学》。书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徐志摩当年给奥格顿的六封信。有专章写徐志摩在剑桥的居所与游踪。我赶紧看，又是一个失望。该书第23页说：“这座小拱桥由一棵铺展著盈盈华盖的高大桦树庇护著。”啊，终于见到了一个跟我心中所想的树名一样的字了。接下来又不好了。第15页引用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原话，提到此字时却是：“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橘树下眺望。”还是个橘！我写信提出何以两处有异，洪涛先生表示歉意，说是他的疏忽，那棵树，就是桦树。也就是说，无意中写下的，是对的，到了该较真的时候，却疏忽了。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这样的证据，不能说错，却不能引述。

转眼到了2012年夏天。济南要开个徐志摩学术研讨会，请来了徐志摩的孙子徐善曾先生及其家人。我有幸躬逢其盛。组织者张

葵女士是一位在法国某大学任教的理科博士。参加者中，有中科院院士孙枢先生。他提交的关于金柳的论文，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徐志摩《再别康桥》诗中的“金柳”系实指而非夸饰。为此他研究了金柳在英国的种植史，还去颐和园拍了金柳的照片。张女士常在国外跑，剑桥有她的好朋友。往后的电邮交流中，我提出这个困惑我多年的小问题，希望她能给我个确凿的解答。

真也神了，过了没有多久，张葵博士发来一个剑桥大学的航拍图（局部）并用中文一一标明徐志摩文章中说到的各个学院及后花园的位置，就连那座单拱桥的名称与榉树所在的位置，也标了出来。

张博士确定地说：那棵树，就是榉树。

2013年7月6日